



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8月30日
星期一

思
／
想
／
光
／
华
文
／
字
／
魅
／
力

□ 编辑：陈明丽
□ 向平



【书里书外】

悲喜交加

□钟倩

认识朋友13年了，他毕业去了北京，一路打工，过去写写网络小说，近来喜欢上脱口秀，下班后去剧场当志愿者，偶尔也能上台表演开放麦。如果换作我，着实没有他的勇气，望着他登台的照片，我想起一个词：悲喜交加。

案头放着陈彦的新书《喜剧》，读完后竟不知从何说起。不是小说不好看，只叹生活太奇幻。这个初夏，疼痛爆发让我进了医院，连续几天输液打针灌药，肠胃也跟着“揭竿起义”，升级版的“痛”把我打入深层思考——生活了36年，究竟该给人生打上何种底色？是悲剧，还是喜剧？抑或说，把喜剧当成悲剧？

20多年前，班上一男生调皮捣蛋，数学老师说，“你记着我的话，小心将来乐极生悲。”那个男生名字里有个“乐”字，与我住一个大院，如今已结婚生子，工作还不错，还是那么胖，可那位数学老师已经驾鹤西去。可见，悲与喜并非不变。或许，正是我们中了非此即彼的“毒”太深，曹雪芹才会创作一部《红楼梦》给人们醒醒；也许，正是我们太习惯肤浅看问题，鲁迅先生才会道出“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”的箴言。然而，80多年过去了，大多数人仍停留在原地，搞不懂这悲喜人生，这才是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局面。

陈彦在创作谈中说道：“以我对戏剧的理解，喜剧，就是一种最难把握火候的烹炸蒸馏、煎灼生余。”也可以说，喜剧，是困境，是两难，也是一张人性的试纸。他在小说中讲述了一个很好笑但到最后又笑不出来的故事。

《喜剧》开篇写道：“谁在恋爱，谁就会以喜剧夸张的手法进入角色而不自知。有时可能会像鸵鸟，以为头钻在隐蔽的地方，身子和屁股别人也看不见了，往往就留下一堆笑料，让人间喜剧有了取之不尽的素材。贺加贝就是这样出场的。”

小说开场就定了爱情调子，而且把舞台与生活混淆，似乎故意让人分辨不清。倘若用一句话概括，这个故事就是写丑角演员贺加贝如何追求名角王大莲的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贺氏父子都是喜剧演员，其父艺名“火烧天”，以丑角走红，却自有看家本领，深谙丑角之道“关起门来熬鹰，上到舞台敛才”，始终恪守艺人底线“不惟财，不犯贱，不跪舔”，另有“三演”和“三加戏”，即脏话连篇的不演、吹捧东家的不演、狗眼看人低的不演；给懂戏的加戏、给爱戏的加戏、给可怜看不上戏的人加戏。他多次给俩儿子强调“严谨是喜剧的生命线”“不光要把嘴闭严了，把尾巴夹紧了，还得连脸上的得意都抹平了”。可贺加贝充耳不闻，把喜剧演绎成了悲剧；贺火炬倒是幡然醒悟，退出合伙人，踏上求学之路，探寻沧桑正道。“火烧天”患癌症去世后，贺氏“铁三角”从此坍塌。为了迎合市场和赚取流量，贺加贝奉利益为圭臬，不择手段，突破底线，先后经历王廉举低俗闹剧、镇上柏树、史托芬恶俗毒剧等制造笑点，用师爷南大寿的话说，“硬扑到人怀里，把你朝死的胳膊，不笑，把你压住，捆住胳膊”，贺氏喜剧坊沦为贺氏濯足坊，走向至暗时刻。那么，贺加贝到底追上王大莲了吗？他如愿以偿像牛乾坤那样有了自己的别墅，

又与潘银莲大闹离婚，可是王大莲根本不买账，宁可被查封躲到乡下也不松口嫁给他，最终他落个两手空空。

女作家计文君说过，“作家是通过作品才能成为作家的，虽然未必人人都像张爱玲那样躬身向曹，执弟子礼，但每个作家一定有那个拉着他（她）的手迈过文字门槛的经典文本。”我们读文学著作，某种意义上说是直接地或间接地触摸某种精神传统，虽然作品不同，却总能找到惊人相似的地方——以陈彦为例，无论是《装台》《主角》，还是《喜剧》，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血统是世态人情，“没有‘世态人情’这根俗骨的支撑，小说叙事就无法真正站立。”他写的是时代浪潮裹挟之下喜剧演员的喜怒哀乐，内核紧贴着生活而行，是世俗、世故、世态，归根结底是“人情小说”。小人物的命运遭际令人印象深刻。比如，潘银莲曾在红石榴度假村当服务员，只因与王大莲长相相似，便被贺加贝娶回了家。备胎妻子自然不好过，更难过的是儿时屁股被烫伤留下疤痕，后来生儿子贺喜时为了遮羞独自去医院。她的哥嫂也是苦命人，哥哥潘五福身体残疾，进城靠修鞋供儿子上大学，嫂子好麦穗在营业所打工时出轨，情人张青山赌博被逮捕，后来她确诊宫颈癌，是潘银莲去医院处理后事。

最让人拍案的是作者在书中设置了一条叫“张驴儿”的狗，这只小狗并非是“狗眼看世界”那么简单，它代表一种讽刺手法。不禁让人想起李洱的《应物兄》里那只叫“木瓜”的狗，它先被应物兄捡回来，又被乔木先生收养，后来引出社会名流以及一只驴，把人物关系和世间百态巧妙杂糅在一起。张驴儿，原本是被副教授《喜剧论》砸过后溜家的那条柯基狗，后来被潘银莲捡回梨园收养，它以第一人称所见所闻，来近距离打量这出荒诞的人间喜剧，揭露王廉举“叛变”，爆料武大富秘密，等等。后来，潘银莲带着贺喜和它回到老家偏僻小镇上。小说结尾处，这只哲学狗破天荒地给小镇上的同类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，接受大家提问。当“朝天望”狗狗问道：什么叫喜剧、悲剧、正剧时？它正襟危坐，答道：“喜剧让人智慧而陶醉；悲剧让人开悟而警醒；而正剧，就是大家现在正在进行的生活，离喜剧和悲剧也就一步之遥。比如你，一只眼仰望天空，一只眼扫描大地，就包含了所有喜剧、悲剧和正剧的元素。”读来使人发笑，又引人冷思考。

写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一个词语，悲欣交集。或许，只有参透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咸，才能真正理解弘一法师的“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”的深意；或许，只有领悟了人生的悲欢交替，才能深刻读懂曹雪芹“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”的真谛。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，

悲也好，喜也罢，本来就是人性大幕的基本构成，缺一不可，又不可分割，正如贺火炬请教的顾教授所说，“无论喜剧、悲剧，都是在它那个时代，做着承接历史和重找、重建现实与未来价值的工作，除此之外，大致都是闹剧尔”“悲喜剧是孪生兄弟，也是难兄难弟，切不可截然瓜剖而豆分”。这无不提醒我们，悲时勿绝望，喜时勿过头，笑笑别人，看看自己，权当找乐，无需较真；吟啸且徐行，且行且自矜。这些，都是属于个人的修行，不断破执，不断修行，无穷尽也。

【行走人间】

人生此程终离别

□张素霞

前些天，我买了一本新书，在家看着看着，眼泪就止不住地一直掉。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真实，非常感人，朴素而真挚，温柔又细腻。书里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，“命运多么残败，生命依然值得”。我们50后出生的这代人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，如今大多已经为人父母、为人祖父母，时间一眨眼之间就过去了，青春不再，但对岁月，我们有多少话藏在心里呀！

这本书的名字叫《在你们离开以前》，书里面有一章，是写作者与自己姥爷和奶奶的故事。看到作者与奶奶平日里的深情相处，我也跟着一起笑，一起开心；看到作者写奶奶离世的场景，我的眼泪又像雨帘一样，串成了一线。我也由此想起了我的爷爷奶奶。

我小时候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，与他们的感情很深。其实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的家原来是一户的，后来日子稍微好些了，爷爷就开了两个门，家里分成了两户。我兄弟姊妹六人，我是家里老大，还有四个妹妹，最小的是弟弟。但爷爷奶奶却格外地疼我，我至今回想起来，都会觉得特别幸福。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，他们的疼爱，奠定了我生命幸福的底色。

上小学时，学校每年都会举办运动会、春游、扫墓等集体活动，那是我最盼望、最开心的事情。那时的生活是很贫困、很难熬的，爷爷奶奶平日里连一滴油都舍不得用。可每到学校举办活动时，我的饭盒里却总是塞满了各种各样好吃的，有时是面包和大红肠，有时是白面馒头和大红肠。大红肠带点白色的肥肉是最好吃的了，一块肠有一寸半那么长，每次我都要拿到鼻子上闻好久好久才舍得吃一口，那种滋味，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那个年代实在是太穷了，一寸半的红肠是爷爷奶奶几天的生活费呀。当打开饭盒的一刹那，那肠的香味飘在周围，我整个世界都沐浴在幸福里。作者啸南在书里也写到他的妈妈年轻时馋肉，好不容易小两口攒钱买了一块肉却不小心掉在雪地里找不到了。妈妈急得坐在雪地里大哭的场景，我看了心有戚戚焉。难得作者年纪轻轻，也能体会我们那代人的人情和人生的颠沛。今天生活条件都好了，香肠随时随处都可以买到，味道却不再一样了，因为那味道里，倾尽了爷爷奶奶对我所有的爱。

我的爷爷奶奶，是很平凡的中国人，一辈子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非常传统但又别具风格，他们的故事足够我学习回忆一生。

关于离别这个话题，可能子女们都觉得在我们面前谈是一种忌讳。但我其实看得很通透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自然规律，要坦然面对。《在你们离开以前》这本书是身为儿女的视角写给父母的，里面有恩情，有陪伴，有和解，也有离别。我觉得特别好。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地躲避生死离别，反而更要在平常的日子里学会好好珍惜身边人。

平日子里送孙子去上学，路上我们经常聊起一些话题，虽然他看起来那么小，但孩子们的世界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广阔。有一次，我跟他聊起了关于“时间”的话题，他对时间没有任何的概念，一小时、两小时甚至一万年，他其实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。我说，“宝宝，一万年太长了，一年只有365天，一万年以后，爷爷奶奶都会到天上去了。”他仰着小脸问，“去天上了，就是去世了吗？”我说，“是的，爷爷奶奶会在天上看着你的。”他又问，“那爷爷变成太阳，奶奶变成月亮了吗？”我听了“哈哈”地笑个不停，我认真地回答他，“是的，奶奶会一直陪伴着你，保佑着你，看着你长大。”他仔细地看着我，用小小的手牵着我的手，眼睛却慢慢湿润了，又问说，“奶奶，我为什么说着说着就有眼泪了？”我看着他，眼泪也涌了出来。我俩都哭了。他拿出了一张纸巾递给我，又给自己也拿了一张，一边擦眼泪一边说，“奶奶去世了，你会把手机留下来吗，我还能看到你的照片吗？”我一边哭一边笑，我说会的。他过来帮我抹了抹我眼角的泪水，又不放心似的追问，“一万年都能看到的吗？”

这世上哪有人能活一万年。
但我最爱的亲人呀，无论生死别离，我都会永远在你们身边。